

從《心林》裡尋找《安卓珍妮》

《關鍵評論》

23.09.2016

撰文：本

早前看了改編董啟章《安卓珍妮》的舞蹈音樂劇場《心林》，此前我雖沒有看過原著，但對原著的故事梗概略知一二，畢竟這文本算是香港文學當中頗有名的。觀賞前並沒什麼特別期待，進場即被霧霾般的燈光包圍，耳邊伴著喇叭流瀉出來的蟲鳴與詭譎音色，台上是各樣意義未明的裝置，那時想來還挺有氣氛的。

隨著劇目結束，心中的疑惑卻有增無減，對劇中那些如同空殼般的女性產生極大好奇，直叫我拿起原著來讀。雖然改編本來就是一種再創造，太過執著原著也沒什麼意思，只是我想或許原著之中埋藏了掌握劇場的「鑰匙」，所以還是讀了。

鎖匙與時間

原著中也有出現「鑰匙」的意象，作為一種文明的產物，擁有「解開」與「封閉」的雙重象徵，但這種裝置在野蠻的世界中卻顯得多餘而無力，在力量面前任何鎖頭亦是形同虛設，把鑰匙鑽入匙孔中扭動的行為成為來自城市的人一種儀式般的慣性，給予的只是心理上的安穩。自然界的法則是弱肉強食，所以當代表力量的男人要「進入」主角的時候，她無從躲避，也無力抵抗，只能以語言對男人作出精神上的攻擊，換來只是男人更加粗暴的對待。

除了鑰匙之外，原著中另一個凸顯「文明」與「野蠻」分野的元素是「時間」。活在城市中的我們，每天的時間總是被精妙地切割劃分，8時起床 8時30分出門乘上 8時35分從巴士總站開出的巴士 9時10分回到學校上第一節課……我們總是看著時間做人。

而當主角走入山林之後，她才驟覺時間被糊掉了，不再是線性行走，能讓她意識到時間流動的只有每天的日出日落，還有她的月經來潮，她漸漸無法把今天與昨天區分開來，她感到自己活在「永恆的今天」之中。而能夠把她從這種狀態中解放出來的是男人與安文。

與「文明」世界的聯繫

安文，我想談的其實是這個女子。在戲場結束後的座談會中，一位女觀眾問導演：那個一直坐在椅子上的角色代表了什麼？然後導演很輕描淡寫地回答：安文。我想我對劇中安文的印象與那位女觀眾的印象是類似的，對於這角色我最深刻的畫面就是她坐在椅子上模仿一部傳真機，還有如同魅影般與女主角做相

同動作。於是我疑惑，她在文本之中到底站在哪個位置？

安文是主角讀研究院時認識的朋友，修讀語言及文學，想成為作家但又覺得自己寫的東西很無趣，害怕昆蟲及爬蟲類動物卻意外地和修讀生物的主角成為好友，一直不理解為什麼身為女性的主角會對蜥類生物感興趣，甚至對於主角對安卓珍尼的執迷感到害怕，認定她是對自身的性別身份認同出現問題才會被「雌雄同體」的概念迷住。

儘管如此，她沒有離棄主角，反而她充當了主角與「文明」世界聯繫的最後一條線索。她除了每兩星期把食物和日用品帶給主角，還把傳真機帶給她，然後把自己寫的文字透過傳真機傳給遠在深山的她。那些文字是主角處於絕對孤絕的深山生活中的一點慰藉，讀著安文的各樣煩惱分散了她當刻的鬱悶，於是她愈發期盼安文的到來。

主角的守護者

主角無疑是依戀安文的。她想和文明的一切斷絕關係，但還是想見安文，想看到她傳來的文章，看時淚流滿臉，看不到時心如刀割。而安文也為主角抵擋著來自「文明」的侵襲，編出各種謊言哄騙主角的丈夫，亦不把主角丈夫的話傳給主角，讓她能專心尋找安卓珍尼。

安文是主角的守護者，這一點在劇中並不明顯。而劇中安文與另外兩位男表演者（兩位同是劇中敘事者，其中一位同時飾演「男人」的角色，另一位是否代表了其他角色？）把主角團團圍困的一段舞蹈感覺更是與原著相去甚遠。縱然原著與劇場之間存有一段距離，不過讀回原著使我發現了兩者之間一點微妙的連結，那就是原著之中一直保持沉默的男人在整個故事裡只說了一句話。同樣地，在劇中一直處於於表述狀態中的主角在整個表演裡也只有一句台詞。彷彿這兩個處於不同文本的角色穿越了媒介和時空遙遙相應了……

原文上載於: <https://www.thenewslens.com/article/49886>